

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

53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封面设计：何礼蔚

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

第七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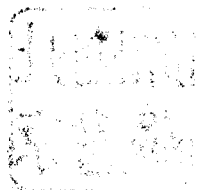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南翔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0.75 字数 249,000

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344 定价：0.99元



目 录

李求实小说两篇	李 求 实 (1)
李求实和他的两篇小说	海 文 海 春 (16)
李求实编《革命歌集》的几条史料	李 求 实 (20)
《序》《少年先锋》《前进(马赛曲)》	
《“二七”纪念歌》《〈革命歌集〉目录》	
柔石小说两篇	柔 石 (24)
胡也频遗稿八篇	胡也频 (33)
关于胡也频烈士的遗稿	纪 文 (70)
烟	胡也频 (73)
关于《烟》的说明	陈子善 (85)
略说胡也频的四本诗稿	凯 枫 (87)
胡也频的一封信	于 奋 (95)
关于《西北风》上的也频短札	姚明强 (97)
冯铿诗三首	冯 铿 (101)
我的细姑——冯铿	冯武洸 (105)
《孩儿塔》未刊稿三十首	殷 夫 (108)
《〈孩儿塔〉未刊稿三十首》校勘记	康 锋 (113)
关于殷夫(白莽)遗诗《孩儿塔》的说明	丁景唐 (137)

孩儿塔小考·····	王庆祥	(146)
关于徐素云珍藏殷夫手稿和遗物的一点史料·····	马 瞻	(148)
木刻《纪念柔石等》创作经过·····	汪占非	(153)

回忆美联的一些活动·····	陈烟桥	(157)
《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史话》补遗·····	丁景唐	(164)
一个目击者的回忆片断·····	李 兰	(167)
北方“左联”领导下的一个小刊物《令丁》·····	朱金顺	(179)

附:《令丁》月刊目录

宋庆龄与鲁迅 ·····		(184)
鲁迅在辛亥风云中·····	倪墨炎	(191)
绍兴同乡公函·····		(225)
关于《绍兴同乡公函》·····	邵鲁智	(238)
鲁迅先生的几封信·····	尹 庚	(242)
关于鲁迅手书夏穗卿一联·····	陈福康	(251)
介绍鲁迅在《我们要批评家》中提到的七部小说·····	曹穉予	(260)
许广平先生的一封信·····	王德芬	(269)
现代诗人书简·····	赵景深辑注	(272)

——现代作家书简之二

应修人著作目录·····	赵兴茂编	(283)
于伶著作书目·····	孔海珠编	(308)
《民众文艺周刊》总目·····	张桂兴辑	(320)
来信摘登(五则)		

·····王锡荣 赵帝江 张 科 景 玉 李 江 (331)

补白

- 上海书店辑印《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》……尚 英 (19)
- 《郭沫若著译书目》简介……肖 东 (23)
- 一点补正……金 丁 (84)
- 丁玲的《窑工》在上海——《丁玲书目》补遗……言 昭 (94)
- 《鲁迅与书籍装帧》简介……肖 东 (152)
- 《鲁迅日文作品集》将增订再版……沪 讯 (156)
- 《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》补遗……奋 (178)
- 弥足珍贵的资料……肖 希 (183)
- 《申报·自由谈》影印出版……南 耳 (241)
- 《鲁迅著译系年目录》简介……华 (250)
- 《语丝》影印出版……晓 临 (271)

李求实小说两篇

除夕*

南 平

这时雪也止了，似漆般的黑云，满满地盖着天空，愈显得地面的皎洁。偶然一看，还要误为是月夜哩。雪后的空气更加冷了，兼着一阵阵的寒风吹得瓦上的雪不住地往下飘，院内几株枯树都镶着白雪的边，呆呆地立在那里，似乎已被这种寒气征服。

外面的锣鼓声和鞭炮声渐渐起来了；然而在这院里却充满了深沉的幽静，除了三四个儿童不时燃放鞭炮声。他们这时的精神，似乎都融会在这上面，简直连冷都忘了。在他们活泼的心里，有的是快乐，自然，他们并不知道什么叫做悲哀，甚至以为世界上的任何事，只有快乐，没有别的。虽然他们有时跑进屋里，见了母亲坐在灯前流泪，他们也莫名其妙，只呆呆地站着把她看几看，仍旧一溜烟跑出来寻他们的小朋友商筹新年的作乐。

她住的是偏东一间约有一丈五尺见方的小房。当门设下了床铺；床头的凳上放着两口旧皮箱；床的左前方是一张小小的方桌，上面点着一盏菜油灯。虽然是如豆的灯光，为的是在这间小房里，所以也觉得特别的明亮。小小的锅灶放在门的右旁，灶里面余火未熄；她恐怕屋里的寒温不适于她的英儿，时常把零碎的茅柴放些进去，所以这屋内的空气，比起屋外来，相

* 本文原发表于 1923 年《妇女杂志》第 9 卷第 12 号。南平，系李求实烈士的笔名。

差要在十度上了。原来敬节堂的建筑和前清贡院里的号子相似，每人一间小房，无论何事都在那一间屋里面。因此，这间房里虽然不曾放了很多的东西，却已经把他挤得满满地。

她生(坐)在灯光之下，手里拿着一件半新的小小棉衣，一针一针地缝着，还不时掉转头去看那睡在床上的英儿。她倾心地想把这点小工作在今晚成功；因为她知道，到了明天，英儿见了别的儿童穿着新衣，一定要寻她闹的。有时她觉得疲乏了，把手里活计放下，胡乱倒在床上休息一会；蓦然间外面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传入她的耳鼓，她的眼泪便不知不觉地夺眶而出。她不敢使她的悲哀重现于意识，以致把重要的工作耽误了，于是急忙坐起，又把活计拿在手里，一针一针地密缝起来。

她进堂整整三月了；这三月的时光，在她看来，简直象十年一般长。蔷薇般的颜色，也不复现于她的颊际了；丰满的脸庞，已瘦削下去了；如漆的黑发，已变成深黄了。总之，从前人人赞她的美丽，现在简直成了一个村妇。自然，活泼泼的她从高屋大厦里猛然被逼到这监牢式的敬节堂来，怎能教她不改样呢？她看来较三月前老得多了；假如她告诉别人她现在不满二十四岁，谁是也不信的呵。

她的性情很高傲——这也是环境使然——同院虽住了上十家，她同她们不大合得来；每逢有事，她们都是互相来往，只有她总不曾参与，她们也不理她。所以她在堂里更比其余的人要寂寞。唯一使她得些安慰的，就是英儿。她今年刚满四岁，她特别地爱她，似乎她的生命都附着在她身上。的确，她常以为她是为英儿而生，她的生命不值什么，只是因为她的生命毁灭以致影响到英儿身上，她着实有些不忍罢。所以她有几次想到尽处，预备上自杀之路，及至回头看看英儿，她的心一软，这种念头即时打消了。她也曾读过书，并且能作普通的信札；但是现在她绝对不愿拿书。她常说，“知识是一件奇怪的东西，可以增加快乐人的快乐，也可以增加忧愁人的忧愁。”所以她现在的生活，是懵懂的，是无目的的，只是过一天算一天罢了。

她坐在床前，仍旧慢慢地缝着，有时英儿哼一声或是身子转了一下，她急忙转过身来，用手轻轻地拍着她，一面替她把盖被重行紧合一次。在这种心地不能专一的状态，她时时被外面的锣鼓和鞭炮的声音所扰；她越想避

去这种声音，而这种声音到她的耳鼓来反觉越清晰。她由几次的经验，竭力想把一切的思念遏抑住。她拿了活计，只顾缝着，不提防几针都针到手指上，即时冒出一颗颗的血珠来。她这时心里更乱了；眼睛里象放出了千百的火花把外界的一切都蒙蔽住。她已往的悲哀一丝一丝地涌在心头，却幻出两行热泪不绝地滴在小小的棉衣上。

她想，她曾经过可怕的一夜：那时正是五月，天气渐暖上来了，他为家事忙了一天，正在床上躺着。她坐在床边，手里拿着一本《镜花缘》一面和他谈些闲话。那时壁上的钟已报十二点了。忽然外面的枪声不绝地响起来，他知道这几天外面的风声吃紧，急忙走下床来。她向来很镇静；她知道他的胆小，连忙用了些话去安慰他。那时枪声越逼越近，不一会，撞门的声音也急了。他吓得面如土色。她再也镇静不住了，连忙教他把箱子里的银钱、首饰和存款折等等都检出来，两人分着放在身上。她把英儿从睡梦中抱了起来。那时家人都已预备出门避难了。虽然侥幸赖有坚固的大门，不曾被兵士撞开，然而家人知道，藏在屋里，终是危险的事，于是全家都由后门逃出，走进一间小屋去安身。危险了，八个兵士进小屋来了；他们背着上有刺刀的枪，手里拿着火把，脸上都带几分杀气。她看了，便不住地颤战起来。他们把每人身上都搜刮一空。当他们搜到了他身上，他的脸变成了死灰色，两唇上的红色全消，眼睛都无光了。她在旁边看了，又不敢近他身边去，真是如万箭穿心呵！他们从他身上搜查的结果，认定他是富有资财的人，知道他不住在这间小屋里，于是把刺刀放在他的颈上，逼着要他引路回家，家人赖他们不过，终于跟着回到家里来。他们逼着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，捣毁了各房的器具，然后呼哨而去。他这时心如火焚，一面哭着一面说：“现在命本都去了呵！”她安慰他说：“爱人，有人有世界，钱财去了有来的哩！”他们的话正说完，从后门又进来了七八个恶狠狠的兵士，开首就把他揪住。她慌了，连忙去拉他，那知无情的刀已着在她的脸上，鲜红的血不住地往下流了。家人这时简直魂不附体；于是设计使他脱了身，各顾性命去逃避。她更不敢留恋，抱着英儿从后门跑了出来，藏在东边一家小屋里。这以后的情形，她知道了。她在那里藏了很久，鱼白的晨熹，已渐渐从东方透了出来；外面的枪声也止了，再也不听见兵士的声息了。她于是蹑脚蹑

手的跑回。那时家人也都回来了，聚在一块。奇怪，不见他了！但是，家人并不惊讶，以为必是躲避未出。他们寻了一会，最后寻到厨房，有一人倒插在水缸里！啊呀！那不是他吗？家人这时才慌了，连忙把他从水里抱起来，平卧在地上。那时他的脸白得象死人一般，牙关紧了，全身也冷了，仅余胸前一点热气。他们用人口呼吸法救济了一会，呵！不济事呵！可怜，他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惨死了，伤心呵！她想到这里，泪泉滔滔地奔放了，身体也颤战了，小小的房似乎都在她的眼前回旋，她的身子支持不住了，随身倒在床上，她的心都碎了呵！

她的心有一部分似乎永久寄在英儿身上，虽然当她颠沛失常的时候，那一部分是和平常一样，不会有丝毫的变动的。当她倒身在床上的时候，这种骤然的震动，把英儿惊醒，哇的一声哭了。她感觉到了她的爱女的哭声，连忙坐了起来，把她从被里抱出来，一面用手轻轻拍着，口里唱着安眠的歌。一面把自己的衣襟解开，露出乳房来送进她的小口里。这是她的惯态：她每每心意恍惚的时候，一见了英儿，就觉清醒了。所以现在他已渐渐恢复了她的知觉。

这时院内只是静静地；偶然有一两声小猫的声音送到耳里，好象来鼓励她的勇气似的。夜的寒气也加重了。她把吃足了乳的英儿，仍旧放进被里睡下，然后走下床来，把灶内的火用火钳拨了一会，又加上些茅柴在里面，再回到床上坐下，拿棉衣重缝起来。一面继续回想她的往事。

他的母亲在四年前已经去世了；父亲是一位极慈祥的老人，家里一切大小事，都是父亲一人料理，关于经济的筹划，大部分都是依赖他。父亲也极爱他做事忠实；所以他死了以后，父亲为了痛子的心切，对于她和英儿慈爱备至，便是家人也不敢轻视她。家里事一点也不劳她做，那是不必说的。有时还恐怕她一人料理英儿不到，常常命嫂嫂去帮助她。每天吃饭，她和英儿都是在父亲的桌上；有时人多了，父亲必定把妹妹留在后吃，无论如何，是不令她母女两人下去的。她平常的用费，也非常充裕。虽然家里自他死了以后，对于经济方面已失却了大半的助力，渐渐露出拮据的状况；然而父亲犹竭力支持，并不使她知道，为家里担忧。所以对于她所需的，无不充分供给，毫不现出为难的样子。她处在这种安善的家庭里，依着慈祥的父亲，

虽然时常想起他的生前，也曾痛哭过几次，然而这种悲哀，终竟被目前愉快的环境所屈服，渐渐由薄弱以致于消蚀了。所以她每天的事，只是经意看护英儿或是看看书，到夜间，嫂嫂的事做完了，也寻常到她房里来谈些闲话。有一次，嫂嫂告诉她：“东屋里顾大嫂自经死了。”她听了，吃了一惊，连忙问因由。嫂嫂说，刘妈今天早上告诉她说，因为她的公婆一天到晚骂她，说她的八字硬，所以把丈夫克死了。她母亲前天来对她的公婆说，她又没有儿子，家里也难得养活她，倒是让她再醮，于两方都有益。她的公婆当面骂了那母亲一顿，后来又把她痛骂了。不晓得夜里她竟上吊了。嫂嫂还批评了顾大嫂许多话，大概都是同情于她的公婆的。她也不好和嫂嫂辩驳，只说，“家里又不能安身，又不许她出去，那当然只有死的一条路呵”！

这种生活她渐渐地过惯了，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如意。不久，他的后母进门了。她有三十多岁，看来一味的刁滑，心地也险——这是后来才知道的——她刚进门，对她倒很献殷勤。三天后，情形顿变了。她见父亲待她和英儿太好了，很不满意；当面说话，总是装腔作势，或者有意挑剔，背地里常在父亲面前进谗言。起初父亲也不大听她，到后来渐渐被她的花言巧语说动了，不由得半信半疑起来。有一次，她和父亲在房里谈起她来，她对父亲说，“那丫头太不懂事呵！对下人也没有一点规矩。你待她这样好，她人前人后还说你如今讨了后老婆，也不管媳妇和孙女了，她现在只是在苦中过日子；饭也吃不饱，钱也没有花的……”她正从门外经过听见了，气得什么似的。她连忙把门帘揭开了，跑到她面前去质问。父亲见了，忙用好话把她排解开了。后母见了这种情形，益发气愤不过，足足睡了两天没有起床。从此，父亲待她和英儿便格外的冷淡了。她每月的月费，后母要扣留一大半，她也不敢向父亲说。当父亲在外的时候，她总是热讽冷刺的骂她，无人时见了英儿也时常打骂。她这时处的地位简直难堪了。嫂嫂性情极庸懦，早已被后母征服了；妹妹还小，不大懂得事；其余的人，都是不相关的。所以她虽住在大家庭里面，却仍是孤独，她的痛苦，只是埋在肚里说不出来，惟有终日饮泣罢了。

她还记得进堂的前一夜，那时气候渐渐冷上来了，从窗户进来的风，把桌上的灯吹得闪闪地动，她正和嫂嫂坐着谈话，妹妹进房来了，说父亲叫

她。她留嫂嫂在房里照看英儿，于是同着妹妹一路到父亲这边来。她自从后母进门不久，总觉得父亲的面貌增加了几分威严。她见了父亲，心里也总是怦怦地。她那时进了父亲的房门，似乎房里一切都板着了面孔在那里嘲笑她，她的心里早已冷了几分了。父亲坐在房上面的靠椅上，见了她进来，叫妹妹拿一张凳子给她坐了。父亲先问了问英儿，然后郑重地对她说：“不是我不留你在家，只因你的终身大事要紧。我家世代书香，别的想头当然是没有的。只是家里人多，我又不常在家，你青年居孀，住在家里，也有很多不相宜的地方。我现在想把你送进敬节堂里去，一来在那里正好全你的名节，再者将来也可以光宗耀祖。那里苦是苦点，但是将来守到了尽头，替你建个牌坊，那时万人瞻仰，才是真正的快乐哩。英儿你也带去，免得在那里寂寞。你是聪明人，想没有什么不允的，你说怎样呢？”父亲的话说了一半，她的眼泪已不绝地往下淌了。父亲再三追问她，她只是不答。后来她终于呜咽地说，“现在只有这唯一的路是我走的，我还有什么话说！”于是她终身的幸福在这一顷刻间已断送尽了呵！

她想到这些事，仿佛如梦初醒一般。她也想到两年前的今夕，他们俩的快乐是如何，现在却是这般地孤苦；将来的结果更是渺渺茫茫！她这时满面的泪痕。把做好了衣服放了，转过身来看看英儿，又在她的额上吻了几下。听听外面的锣鼓喧阗，鞭炮放得更加热闹了。桌上的灯渐渐地暗了下去，似乎也理会了她的悲哀，发生了一道惨光和她表同情。她这时有些心悸，看看房里的每件用物，都似幻了一种奇形来震慑她。她连忙把衣服脱了，放下帐子，睡上床去。耳边还仿佛听得一声“人间地狱！”

八，二六，于武高。

姊姊的屈服*

卓 如

“妇女解放”的声浪，虽然高叫了两三年，实际的效果还不见有什么，这实在是我们负有运动责任的人应该深自惭愧的地方。我细想所以如此，多半是由于大家都不明瞭实际的情形，一方是讳莫如深，一方是绝对不睬。象这样纸上谈兵，如何能有效果呢？因此我征得了我的同学卓如君的同意，把她平日给我的信中关于她不幸的姊姊桂英的事实，在此地发表出来。我想，现在与桂英同一境遇的女子不知有几何；除了少数有大魄力能冲出重围的而外，她们多半只有两条路可走！（1）自杀；（2）屈服。我们对于这些不幸的姐妹，应该如何拯救呢？——芸芳附记。

芸芳姊：

我前几天就预备写信给你的，时间实在忙不过来。你知道，我家正在忙我桂姊的喜事，我有三天没有上学了。无论如何，明天再不能旷课，所以这时抽空写封信给你。

我来把三朝“双回门”的把戏写给你看的。早十点钟，两乘大轿进了门：头乘坐的是吴家姊夫，二乘是桂姊。桂姊开了脸，相貌大变了；她似乎很乐意，行了礼，便屋前跑到屋后，高谈阔论地，比在家时态度更活泼了。我心里很安慰，想是姊夫和吴家定然还好，不然怎能使得我们这位桂姊这样高兴呢？

我很奇怪，前天桂姊上轿时，跑到我母灵前伏着哭了半点钟；今天回来竟没有一点伤心的样子，在灵前叩了三个头便跑开了。

吴家姊夫比桂姊矮一点，跨着粉底官靴，戴着乌纱礼帽，长袍大套的，那种样子颇令人失笑；但是我恐怕桂姊发脾气，极力忍转去了。闹了大半天才又双双地回去。

晚饭时，荷弟笑说：“吴家哥哥把‘蔡黄追悼大会’的‘悼’字念做‘卓’

* 本文原发表于1923年《妇女杂志》第9卷第8号。卓如，系李求实烈士的笔名。

字，‘卓’了好半天，我竟忍不住笑了。”我父瞅了他一眼，瞪着：“胡说，你能干！你认识几个字，就笑人？还不快点吃饭！”我也正笑着，看见了父亲发脾气，便只好低着头吃饭。

我父叫我过两天到桂姊家去过门，我想候礼拜日去；到那里当又有许多新鲜话儿，回来再告诉你吧。

祝你健康！

妹卓 如

九月十七日晚(民国七年)

芸芳姊：

今天到桂姊家过门，把我累得要死；这时又要写信给你，明早还要上课，你想我忙不忙？

早十一点多钟，我带着刘妈乘车一路去的。到了她家里，只有她公公(翁)在堂屋里——他曾到我家去过，我是认得的，他似乎不认识我。刘妈说了，他才说了一个“哦”；我对他行了个鞠躬礼，他一面向我打躬还礼，一面向屋里喊着：“新(音向)姑娘的三姨妹来了。”一会，出来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，刘妈说是老太太，我知道是桂姊的祖母，便向她鞠了三个躬。一会又出来了几位太太，刘妈一一指给我说：“这是大姑太，这是二姑太，这是太太。”我一一行了礼。她们似乎都很奇怪我这种洋礼，还礼的时候，都有点“不知所措”，我几乎笑了。接着有两个人都问我：“三妹在洋学堂里念书吧？书是念的很好的！”我勉强同她们敷衍了几句。桂姊出来了，我也向她行了个礼。她们又闹了一会，桂姊便请我到她房里去坐。到房里谈了几句客气话，问了几句家常，我便问她家里的情形，她略为告诉了我一些。吃了饭，我便说要预备功课，抽身跑回了。

她家里的一些人物颇有趣，我现在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你。她那位祖母八十一岁了，精神还很好，性情很刁，并且老而不糊涂，家还是她管着。她的公公五十岁的样子，不士不商，不理家务，每天就和左近一些失了业的幕友们在一处混，他似乎以此为“雅”；但性情很和平，而且很讲孝道。她的婆婆是庶母，是她祖母的丫头收起来的，嫡母没有儿女早已死了，姊夫以下弟

兄四个，都是这庶母生的。桂姊对于这一点似乎很抱憾，觉得丈夫是丫头生的。

那位大姑母是居孀。我看她说话都说不清楚，桂姊说她从前是患过狂病的。她有一个七八岁的女儿。那位二姑母，据说有四十几岁了，我看她的打扮，的确只看得二十三四岁，和桂姊站在一处，活象姊妹样。这太太，一看就知道是一位了不得的角色，说话以及举动，都漂亮得很，大和赧姊的派头相似。她有一个女儿三个儿子了，女儿且已出嫁，大儿已经二十岁了。他们的父亲是在一个什么局里办事吧。

我冷眼看桂姊对于各方面的应酬，似乎都还过得去；她们待她似乎还好。

.....

妹卓 如

九月二十三 星期日

芸姊：

我很后悔不该把那些事情告诉你的，此时又劳你问起什么订婚的情形来了。“斫树定要挖根”，还是那个爱管闲事的老毛病儿；你这个人真讨厌！

好，请静听着。我桂姊的订婚，是旧年春季的事，经过只有四天。你想来又很奇怪“怎么这样快呢？”告诉你不得，这里面实在有些怪原因呢。

自从我们那位胡嫂来我家以后，桂姊与她不和，常有吵闹的事。我母因嫂老实，便总是压住桂姊。桂姊的性情，你是知道的，能够容忍下去么？有一次本来是胡嫂理曲，我母故抑桂姊；晚间桂姊竟悄悄地叫荷弟买了一包红礬，谋自尽，被刘妈察觉了。我母和我父商量，说桂姊年纪也大了，这样在家里吵吵闹闹不成话，只有快点给她找一个婆家遣出去。言谈间颇有说桂姊“不安于家”的意思。芸姊，你不要笑我女儿家不怕丑，本来女子到了十八九岁自然会有些知觉；不过若说桂姊的吵闹是为着要出嫁，这实在是冤枉话。芸姊，你不知道我们那位胡嫂有时真气得死人；我好在学堂里功课忙，和她碰头的时候少；桂姊和她一分钟也要碰几回，怎会不发生冲突呢？我母

是喜欢老实人，恨刁滑人的；桂姊固有些近于刁滑，我母实在不知道我们这位胡嫂却也太老实了一点。我真不肖，我母死了，我还要说她的坏话，姊姊，你也要骂我吧？——话扯远了。本来有两家托媒人来说过的，我父那时便去找那位黄守礼来谈。黄说的是一家姓郭的，是书香人家，稍有资产。我父随后又托人打听，说那男人相貌不整，便又放下了。这还是前年九月的事。

此后胡嫂桂姊间的吵闹自然还是不断。旧年二月，有一天晚上，因为一双鞋料的事，又大闹起来。其中细情也不必说，结果自然又是桂姊挨骂啦。她呕得两天没有起床，也不进饮食。我母说她装死，还是快点给她说话。我父便又去找人。有一位刘胖子，是我们的同乡。他正月来我家拜年的时候，大约和我父提过桂姊的亲事的。我父便去找他。他说是一家开米店的人家，姓吴，开着三家米店，家财约有万金，男子是老大，在米店里主持。我父同我母商议了一下，便即刻答应了。那时我姨还说：“总要打听一下子，孩子到底是怎样哪！”我父说：“一打听又会说不成功，你看桂丫头还候得吗？只要家里有饭吃就算了，横竖是命定了的事。”姊姊，这还是话吗？我当时真呕极了，但我又不好出来争论。这一切的情形，头两天都瞒着桂姊，她也没有起床；我跑到她房里告诉她，她也不理。我父抱的速成主义，所以答应了的第三天就“过礼”。所谓“终身大事”便就这样定了。

可怜，桂姊只我们在私塾的时候读了半年书，你或者还记得那时的情景。这几年来，她简直没有拿书本；偶尔看看的，也不过是《秦雪梅吊孝》，《孟姜女寻夫》……几种唱本罢了。自从她订婚以后，我想着这事一定不妥，很为她害怕；我只恨自己年纪小了，能力薄弱，不能想法子帮助她。近来看她似乎很快活；我那时的“害怕”或者真是“杞人之见”了。

卓 如

十月初六夜

芸芳姊：

……

今天桂姊回家来，很有点不快活的神气；我同她慢慢地谈着，才知道她

家里渐现出不安的状态来了。芸姊，我的“害怕”不幸渐渐成为事实了。

她家庭间的关系，我先告诉你，原来因为她那位后母无能，所以她家里的家务还是她祖母掌着；那位二姑太既然住在一处，对于娘家的事自然要常常管一管，所以她的地位俨然是一个参谋。桂姊去后，因为她（桂姊）的精明干练，她祖母便有意把家务交给她掌管，许多事都来同她商量，那位二姑太的差使显然保不住了。这样一位好角色，能够吃得下这种亏么？于是迁怒到桂姊身上：虽不敢明争，然而暗枪冷箭，大约总时常在射击。你想桂姐又是好惹的么？她便也不时加以反攻，渐渐闹得言和意不和了。据桂姊的口气，她祖母似乎还卫着她，颇不直她二姑母所为。

很好笑，桂姊神情间似很不愿把她家里不安的状态告诉我，大约抱的“家丑不可外扬”的主义。我懂二十年的姊妹，怎的才离了三四个月便这样生分了？岂真是“女生外向”么？

又说了一大篇闲话，大考明天就开始了。顺祝健康！

妹卓 如

十二月一日

芸芳姊：

六十天的暑假，竟完全为桂姊耗去了。听说你到我家里找了我两次，失迎得很。我有一大堆话要告诉你；昨天，我跑到你家里去，你家里那个黄婆说：“我们小姐昨天进京去了。”真叫我失望。此时你或者还在京汉道上，我此时也在扬子江中，只好还是用笔来谈了。

我自从上季在校住宿以后，家里的事便不大知道；偶尔家去走走，或到桂姊家去走走，也不见得有什么事，似乎都还安静：这不是我那天告诉你的么？

就是从你家回去的那天，夜里两点钟了，桂姊家里的一个仆人跑到我家里去，慌慌张张地说：“您府上二小姐陡发急痧，我们老爷请您府上那位少爷去一下。”我们吓得都跑起来，我大哥便跟着他去了。我一晚没有好睡。第二天早晨，我大哥回了：说是转来了，不过症还是很险；他又叫我去看护，说桂姊要我去。我便即刻乘车前去。到了她房里，她还躺在床上；见了

我也不说话，不住地淌眼泪。其时只有吴家姊夫——他号明卿，以后便称明卿好了——在房里，她瞅了他几眼，说：“这里不要你招呼，请你出去！”明卿便出去了。接着她祖母进房来了，向我谈桂姊的病状，其时明卿又跑到房里来，问桂姊吃不吃粥；她望也不望，要理不理地答应：“你不管我吃不吃，饿死了不与你相干！”说时，气愤的了不得。明卿走开了。她祖母便说：“问你吃不吃，也生气！”又回头对我说：“三妹，你的姐姐都好，就是脾气太躁一点。我常说，脾气躁的人总是自己吃亏，她总不相信。三妹，你们读书的人是明白的，我的话对不对？而且，居家，长天无了日，那有件件事都能心如如意的？不自己宽解点怎样行，况且各人都有一个‘命’，命定了，就是你吵上天，闹下海，还不是没有法子想？终究是自己吃亏！不晓得怎样的，人也很聪明，这些地方偏见不到！”我也不好怎样答应，回头看见桂姊在床上似乎十分不耐烦的样子。她祖母又说了些闲话，又嘱我劝劝桂姊便起身去了。

我听了她祖母这番话，看看刚才这种情形，便知道桂姊的病不是无因而至的了。我正预备问问桂姊到底是怎样一回事，我父亲又去了。我听见她祖母在外面又把刚对我说的话对我父亲说了一遍，我父亲进房来，开口便说：“脾气放好一点啦！奶奶（即祖母）公公都这样疼你，又不愁吃，又不愁穿，还要这样呢？便是明卿有些不好，你也只能劝劝，怎样时常吵吵闹闹呢？人家开口便说你们是书香人家的女儿，怎样这么不晓得一点道理？你叫我做老子的把脸放在那里呢？”接着还有一大篇道理话，桂姊只是掩面哭着。一会父亲便去了。

下午我趁没有人的时候，问她到底这几个月来是怎样的情形，她很苦楚地告诉了我许多，末了一句是：“这种日子不能过了！”唉！芸姊，此时提起来，我心还在痛，我现在实在写不下去了。

* * * *

笔一放下来，两天没有写了。心情实在烦乱得很，昨天天晴，在舱面上顽了一天。今天且提着精神写下去，到岸又没有时间写了。

原来还是她那位二姑母在那儿作祟。她那位丫头出身的庶母实在太不成形。平日姑太们自然不把她放在眼角里，她却也很知趣，处处仍以丫头